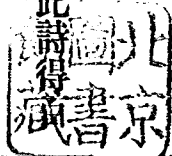


東陵道

湘鄉陳毅遺著

東陵道

是役者齡寶熙皆有日記毅不欲爲屋下之屋也歸途追述作爲此詩得



十一韻

驅車出 東陵連軫赴律兀雨甚作秋潦湍猛蹊徑滅迤邐避壑行石盡泥轉

滑往返皆繞龍門口而出御者詭自矜往輒覆其轍嶮巖昔豈無 帝力人所

忽擊壤堯舜民那能了斯陁說文陁危也徐巡以爲陁凶也天運啟 聖清山川傲蕩潘太行

從西來至此益蟠鬱昌瑞山本名豐臺嶺初瑞山從祀方澤山在遼賜名鳳臺山康熙二年封爲昌

通攷山脈自太行來重岡疊阜鳳翥蟠峨數百仞前有金星峰後有分水嶺諸山聳峙環抱左有鮎魚關馬關隘右有寬甸峪黃花山千巖萬壑朝宗迴

拱左右兩水分流夾繞俱翼翼 一祖德巍巍 二宗烈靈爽寔式憑在天儼

對越

世祖章皇帝孝陵在昌瑞山麓聖祖仁皇帝景陵在山左麓當

皇帝定陵在平安峪當裕陵之西穆宗毅皇帝惠陵在雙山峪常景東

惠章孝莊文皇后博爾濟錦氏定東陵分爲二一在普祥際一在孝陵東爲孝

三定陵迤東無端盜賊起狼戾仇白骨前北方多盜幕事甚且官府亦躬爲之

射利暴尸無算 民間無完墳更探禹之穴 奉天岳池麟軍之團長馬福田者

叛岳乘虛踞裕欲爲不軌五月十五日孫殿英軍之師長譚溫江自馬伸橋來

子峪間道進據裕陵及廿二日孫殿英又連夜乘汽車自馬伸橋來十七日

譚韓師旅遂飽載拔營西去六月朔溫江至京嚮珠案發被獲是月青島警察
又於孫殿英隨從兵張歧厚身搜得珍珠卅餘顆此案始大聞於世 史記自
序集解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 天子歎聞變北嚮致齋醮之東天津之北畫
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

夜寢地哭慘若遭國恤涕洟 詔羣寮倉皇謀壘曰召耆齡來曰寶熙宗室

曰毅汝忠直其僭往正蹕 御前 六月十八日 上涕泣自責廷 諭派耆齡陳毅前往查勘

情形當即 面諭臣毅時具勒載潤請添派宗室寶熙 允之以具勒載瀨鎮
國公載澤等 書報盜狀寶熙所草也旋 詔書下命並辦善後會同原派照料
陵寢各員 籌議次夜耆齡自京來明日毅偕入對其夜寶熙亦來毅又偕耆
齡 諸人入聆 宸諭二十一日耆齡寶熙及毅請 訓 上獎掖至再許以便
宜行事耆齡既先去毅偕寶熙再請 訓 人正墓位蹕墓域賈疏云墓位謂昭
自保重好為我辦事云云 周禮泰官冢人 上曰寶熙明白陳毅忠直汝等須
穆為左右是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即兆 曰澤復曰併往汝薦馨苾 廿一日
域也謂四畔清兆蹕謂禁止行人不得近之

澤及貝子溥忻恭代馳往祭告會同趕籌善後寶熙日記自跋云熙以茲事體大面陳宜有懿親二三人同往乃加派澤忻云云然日前諭旨一則曰會同原派照料各員再則曰留京駐津兩辦軍處均屬責無旁貸著隨時會同病派定各員照料為戴濤載灃留京為載潤朱益濤其中固有懿親在也病

軀荷 天憐在途 誠慎疾稽食北道艱 垂念及瓌屑國破 君臣親矧乃

憤所切惜身臣安敢但患才力拙 毅素有肝胃之疾符 賜食不克終餐 上

於轉側亦頗為適口之味 天恩周悉無微勿屈矣當 苦相慰又以南人是不

能往本派遣之事而出以商榷之詞義極難忘心尤可哀已毅初對 陵事非

齡溫綸毅又對 聖懷哀痛如此臣病何敢自惜雖素於 陵事不習好在著

以熱惡風不忍 悽惻別 行在轡鑣隨衆發迢遙抵 橋山麻鞋展祇謁 七月初

借載澤

等展調 各陵皆身服夏布衫而十五日聞守護輔國公毓彭以朝服祭載澤
頗粗然教曰吾輩處服正須改常以示哀此禮意也非惟朝衣難求耳况

服已變 孝欽實興 聖衣不存短衽無怪園市間早聞珠襦出卅年母天下曾

不若窮子失聲爲一哀尊養念往日 同安 文宗三后 孝德顯皇后 薩克達氏

欽全諡曰 普祥 肅 孝欽 慈禱 端佑 康頤 昭豫 莊誠 壽恭 欽獻 崇熙 配天 興慶 顯皇后

至 后爲 二十四字 自 聖 母 故 云 與 聖 也 謹 案 國 朝 舊 制 惟 加 諡 無 過 十 六 字 者

之 然 欽 於 帝 諡 非 美 而 列 聖 加 諡 相 同 又 開 當 日 以 后 諡 字 樣 無 多 選 帝 諡 而 用

盜案之發 傳聞北京青島先後緝獲珠斂以相衣不存卜之殆非虛語七月

初五日守護司員於一陵外拾得龍袍一襲審其綫迹凡龍睛及佛字中嵌有

於破樽蓋中左手反戾出於背白毛髮然及寸幸無毀傷惟唇陸而張殆攫取
 舍珠所致者齡傳婦差拭斂命其共張黃綢禪綺緊貼樽蓋徐徐移置玉體
 於其上以黃龍緞承之再以黃龍緞被暈之然皆視猶假臥如故也時婦差
 多集樽蓋之右其左頗虛臣毅因舉兩手敬擊之助其移轉幸被褥非異製雖
 上下易置無嫌且喪禮斂用覆薦二衾其衾制原不別也既轉之後始見目照
 無時面色黥敗髻散而髮未亂朱繩宛然而頤頤隆高不異昔表望之猶識為
 當日極尊嚴之入 慈禱太后也中懷感傷不覺失聲而哭猶幸中棺未毀內外
 拭淨即敬謹斂入 載澤乃以舊 賞遺念衣二襲獻上加覆之棺蓋故有極因
 令工師用漆黏合而以金漆之與舊畫金記字文一律時 人心已難言地脈亦
 七月初十日也次日吉辰遂將石門封閉乃填塞陸道

疑絕 高宗今周王橫被變水齧 七月初八日勘視 裕陵盜所穴在琉

先佛而入毅隨之載殯等相繼俱入抵第一重石門已洞開其內水深四尺
 餘阻不能前同人於水邊蹲視久之陰寒凜然襲人肌骨歸乃改議先勘 普
 陀俗 魏策二昔王季葬於楚山之尾藥水留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噫先
 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藥水見之姚宏注云藥音鬱說文云漏流也

一日悠然見黃華猶拱朝天笏勝境無心游游履有龍進陝西黃華山上有

輔國公銜鎮國將軍溥侗及鎮國公恆照自請詣陵六月廿二日奉諭派

溥陵撤水垂蓋同人方謀入地宮清理也恆照榮純親王四世孫王為高宗

子淑嘉皇貴妃金佳氏出愉妃葬妃園寢恆照晉獨入展敬淑嘉則從

自愧同輸擇擇智五日藥始竭元宮扉洞開關籥扇奪兕椽飲燒鋸褶衾

飽泉沫初溥忻見水泉甚盛謀仍封塞回津請旨殺與肴餼以為遺骸既久

效則遣人赴京津覓購新機不輕請旨也自初九日試用機汲一晝夜減水

甚劇十五日始住見石門三重皆洞開第四重近堀闊處為火藥燒傷附近居

棺壓之其左扇則欹而歷於棺之上棺蓋錯有孔差容一人出入數日後始審
 知為之高宗梓宮也其餘棺槨或全或毀縱橫錯亂充滿地宮巾被衣衾堆棄
 於汗泥積水中者隨在皆是既慘不忍睹又不能不聯於一睹尤為慘已清埋
 彌日始有置足之所此則隨員徐植志林功居多而聯於一睹尤為慘已清埋
 朝文獻通考敘總名其聖祖景陵於入地宮奉安梓宮後乃云掩閉元宮石門
 然則地宮為總名其聖祖景陵於入地宮奉安梓宮後乃云掩閉元宮石門
 西京雜記云魏哀王冢穿鑿三口乃開初至一戶無扇箭復入一戶石扇有關
 箭復入一戶亦石扇關箭又云棺槨黑光照人刀砍不入燒鋸截之乃漆惟兇
 革為棺椁數寸累積十餘重今本雜記扇作扉禮記檀弓云天
 子之棺四重水兇革棺被之又喪服大記云小斂君櫛衣褶衾

妃六軀惟完其一傷哉 十全主遺骸不殞析

裕陵地宮內高宗左右為
 孝賢純皇后富察氏右為

員 孝儀純皇后魏佳氏 仁宗聖母也同奉安於石牀正中其西從葬者守護
 員 司傳說首為 淑嘉皇 貴妃金佳氏次為 慧賢皇 貴妃高佳氏次為 哲
 惻皇 貴妃富察氏 棟 董 恂 鳳 臺 祗 謁 筆 記 慧 賢 居 首 次 序 與 董 記 畢 合 恐 傳
 次之 然 毅 膏 徵 諸 玉 牒 及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其 妃 位 次 序 與 董 記 畢 合 恐 傳

說爲誤矣十五日於石牀西兩棺之間竟得一耳綴環珥猶存惟髮無損傷龍
 雖黯蒼猶完好足下有繡鳳黃鞵二著一落一耳綴環珥猶存惟髮無損傷龍
 者敬審其年貌既齒未全墮又頤頰略有一玉體安置其五十以上寶熙傳婦差
 歛命其陳黃龍緞褥於綢裏之板徐奉玉體安置其五十以上寶熙傳婦差
 緞被覆之爲后於是決疑奉安於石牀正中其右而後處適爲妃母寧位
 妃而誤認爲后於是決疑奉安於石牀正中其右而後處適爲妃母寧位
 毅謹案當時淑嘉以二十年薨於潛邸至四十年始崩壽四十九以是孝賢
 以十三年崩淑嘉以二十年薨於潛邸至四十年始崩壽四十九以是孝賢
 道實中拾得脊骨一胸骨一色黑拾得二日又於石門旁拾得二趾骨二初七日於
 之實中拾得脊骨一胸骨一色黑拾得二日又於石門旁拾得二趾骨二初七日於
 散亂不可紀理然僅得頭顱四其一連日徧覓不見諸臣惶急無策至十六日
 吏審識胸脊二骨爲高宗之體十四日徧覓不見諸臣惶急無策至十六日
 疑石門所歷朱棺內或有遺匿乃寡人匍下窺已碎爲二檢驗吏審而合之上
 視之確爲男體卽高宗也諸臣始稍入探之果得頭顱骨一命檢驗吏審而合之上
 下齒本共三十六體幹高偉也皆紫黑色骸及脊猶黏有皮肉數見之心酸涕
 墮同人及隨員無不淚承睫也大體雖具腰肋不甚全又缺左脛其餘手指足

乃趾諸資天百三十年竟高宗聖壽七十以後自稱古稀天子又自稱十全老人
 轉作螺紋執燈遙觀似有白光自暈中出一頭顱後半皆碎損僅存面頤而
 異其螺紋執燈遙觀似有白光自暈中出一頭顱後半皆碎損僅存面頤而
 已蓋盜軍先入攫物致將全骸散亂土匪繼入拾遺又僅取灰泥就河澗之遂
 致焉俄振失也初少保朱益藩主仿改葬成法每玉體一軀以縣束之加服
 龍子敬慎之心教所佩也昔齡所在各以黃綢紗包裹之情勢必出於此亦見事
 尤善萬一不語者齡毀而求全原不足較但吾輩當自先盡所以求全之道非以全
 之明也殺語者齡毀而求全原不足較但吾輩當自先盡所以求全之道非以全
 求全為毀者者齡極難余言因屬殺弟業向地方故號為第一者也載川聘請
 其檢驗吏更名俞源者固不克稱聖手然當時在京故號為第一者也載川聘請
 此意而寶熙未察遽詰之既得遺骨又窮詰之源欲自炫其學不覺所言失體
 遂致溥侂大怒然遺骨經源識別者已不少矣先是溥侂以論議紛岐意在請
 妨旨至是寶熙向毅特申請雖旨上親臨仍必出此者則為舍此別有良法誠不

留以歸之為正也嘗舉是說以語載澤者齡澤齡皆深然之故毅若寶熙始悟者
 主分棺誠為正義設帝與后妃支體或有互誤吾心安乎寶熙始悟者
 齡故夙主合斂者其言曰奉安在一地宮是謂同穴既同穴矣何不可同棺哉
 澤浦所無異詞既而梓宮陳於石牀正中隨員以黃紵奉高宗顯骨至浦
 低首斂入棺載澤斂四支恆照浦侗相繼助斂寶熙當前和立稍後預自紵中
 捧骨出皆親手敬持之而后妃則於高宗兩旁各奉安二位下薦黃龍緞中
 擲五重上撫黃龍緞被三重皆著齡手自陳設而毅助焉載澤又以舊得德
 宗遺念龍鞋龍袍獻上加覆之斂訖命工師黏漆聚金一如斂孝欽之法然
 後督昇孝儀梓宮於右時七月十六日也次日吉辰遂將外三重石門掩閉
 石工填隧道用石灰至八千餘斤較孝欽陵多逾三倍蓋后陵隧在明
 樓門洞中帝陵隧道則上加密也臣生好文獻遠賡乾隆述豈謂百載下親斂
 空院故防陽水之浸宜加密也

龍鳳質
 乾隆間一年已後事為續編宣統初進呈既又託法部尚書勞乃宣
 朝五十一

重為修訂乃宜卒途託毅於是以刑屬法部郎中吉同鈞以象緯物異屬典
 禮院直學士柯劭忞以兵職官屬弟業皆成書矣而毅所手訂者征權之鹽法

國用之漕匪獨貸增益逾倍又以乾隆同治光緒之帝訓政及同光之謂歸策

為前所未有謹編入王禮而列于登極之次其緒之帝系一考乃宜自謂精案

然原本載后妃門成高宗下有在妃云嘉慶三年太皇太后封為貴妃又為皇

宗勅旨穎妃高宗妃號無稱在妃者會典事例禮部冊封門稱嘉慶三年著加恩

封為妃十月冊封孝穆成皇后鈕祜祿氏嘉慶元年冊為皇妃在位十三年崩

於濟邸廿五年孝穆皇后禮成願詔天下是元妃鈕祜祿氏應追封為皇后道光元

年以冊諡五年宣宗即位九月諭云元妃鈕祜祿氏應追封為皇后道光元

惟皇族門以假鈔正而列聖尊諡亦有屬略之舊餘稿創而未脫因錦藻催

急舉而歸之亦可惜已杜帝孫奉玉體異姓理章黻恐貽游屐羞吞淚心上

甫行次昭陵詩識歸龍鳳質帝孫奉玉體異姓理章黻恐貽游屐羞吞淚心上

咽載澤初名載蕉本國宣統初官度支部尚書奕詢者仁宗第五子惠端親

王之子也溥折本貝勒載瀛子光緒三年光緒廿四年諭以奕棟子載焯命詞學敦郡王為孫賞溥
 山貝子初字王無子光緒三年諭以奕棟子載焯改名載沛為嗣四年載溥
 莫又諭以奕瞻子載母宜宗第九子而載瀛亦宜宗第五子惇勤親王之
 折嗣字王為孫字王者宜宗第九子而載瀛亦宜宗第五子惇勤親王之
 子也溥恒照均詳前寶熙亦太祖第十五子豫通親王之裔孫僅毅與者
 齡為異姓者齡滿洲伊爾根氏獨毅漢人而湘鄉籍此前所未有也游履謂溥
 侗玉獨體唐立宗頭也宋時長安憶曾訪陵令春度萬松樾蒼陰兼山深瑞
 富民得之晏殊命壅於秦陵見默記憶曾訪陵令春度萬松樾蒼陰兼山深瑞

靄護黃闌一瞬山皆童不知何年伐於禮帝樹松松摧禮竟失根攀供薪蘇萌
 嫩佐芻秣材盡求無厭縱斤及柱窳毀瓦上斲橋鑿門下侵闌禾黍縱橫生遂
 使殿陛沒昔禁輿馬地牛羸今風逸翁仲倘有知恥在麟象列客來弔興廢重
 予心寸裂陵木多松開雜柏檜夾神道列植者曰儀行樹以株計約二十萬
而山坡平原所散出謂之海樹殆近千萬國變後毅深憤哀世凱所

瑞書密往訪之留守護大臣毅乃以癸丑三月變易姓名懷度支部右侍郎陳邦
 為時載澤方為守信宿而去初至從龍門口入兩崖壁立一泓冷然絕水而馳
 濺沫如雪水側春草應茂夾穀送青更前則翠松蔽山蒼人煩勞望寢殿黃瓦
 乍隱乍見於碧陰之中好風徐來晴香滿袖肅之氣祛人煩勞望寢殿黃瓦
 卑之差謂天子樹松雖微必審矣自甲子通崩薨篇亦云天子墳樹以松諸侯樹以
 柏可見古人制禮雖微必審矣自甲子通崩薨篇亦云天子墳樹以松諸侯樹以
 南鹿圈與黃華山陰陽兩麓之海樹戕以為柴象及惠陵儀行樹見是年內
 國基丙寅奉軍遂大肆剪伐各陵員役因假借其名號紛起盜賣見本部員年
 呈文而根株悉拔自是各隆恩門及隆恩殿之窗楹戶牖亦劈為錯薪昭
 西陵殿柱大數圍者近礎處竟斲小至五六寸普陀峒陵則門之橫闕亦幾
 錐斷各殿檐則以瓦當有銅釘故鮮不斲之者甚至班房朝房盡化頽垣僅
 岸必摧惠陵則以瓦當有銅釘故鮮不斲之者甚至班房朝房盡化頽垣僅
 存斷壁教僅矜皇朝文獻通考山陵恩門外為文臣武士及麒麟石
 橋三橋左右下馬石牌各二橋南神路正中龍鳳門門外文臣武士及麒麟石
 象馬駝等石像左右序前為望柱二又前石橋一橋前又云聖德神功碑神道
 前為大紅門南石坊一東西石坊二左右下馬石牌各一又云聖德神功碑神道

以樹十株爲行各開二丈周垣之外植紅椿以爲界限禁樵採耕種氣象何森
嚴也今者樹木旣罄私墾內侵距隆恩門遠不踰尋但視黍稷穡梁神路依
稀幾不可見寶城左近且有牛馬遺糞焉外距下馬石牌所在已不知道里幾
何而石像立龍鳳門前者雖聞有毀傷而序列如故箕子麥秀之感索侯荆棘
之悲羣集於余懷矣其時民國人員杜孝穆劉人瑞宋汝梅哈漢宜西轅向石
徐鴻寶者亦復慨歎歎歎以爲慘劫要皆志在保存古蹟重可悲也

門古峽終隴嶠孟益破賊功野人猶能說漢末多英雄壯采照幽碣而我恃客

軍彌激陽內熱石門鎮隸遵化州古之石門峽故漁陽縣地也水經鮑邱水注云石門峽高山峻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

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紘五年詔中郎將孟益率公孫瓚
討純戰于石門大破之今距鎮里許有將軍廟云祀公孫瓚其碑則云祀孟益
寶熙親見之毀病不果往益作溢者從朱本鄴注也後漢書靈帝紀止作益殺
又考後漢書瓚本傳稱瓚追擊純戰于屬騎石門章懷注云石門山名在今營
州柳城縣西南胡三省注通鑑云屬國遼東屬國也然則瓚追破純本在遼東
屬國之石門鄴氏以漁陽石門當之誤矣乃事更數千載土人猶知稱述說

亦良可貴故持著之當吾儕赴 陵之始由衛戍司令部給以護照更遣玉田
掛長曹養謙挈兵士三十人衛送 迺克首塗惟儒若此真令孟益笑人矣

正酣鬪烽檄四境徹信宿留古廟但聞蛩唧唧瑤華寫昇平題壁繼於涅貴賤

曷有異 天潢易感悅歸雲棲復揚簪端見微月雖有奮飛心積滓奈予尼灑

川忽前橫水草互縈結亂流而涉之藉以濯輓軌 玉田縣在遵化州東北七十

啟調云前敵與張宗昌軍已啓戰端毅所宿廟建於明代廟後適當龍門口久

雨欲霽街市靜寂惟終夜聞蟋蟀聲毅與載澤共七人聯句而屬其末云涼意

滿秋軒遂去而先寢不知何人易涼意為涼月然實為是夕情景適在車微吟

歸雲棲山霽色在宇蒼齡贊為極似鄙道元語俄驟雨忽至則陰晴固難卜也

廟前殿西壁故有詩云初地重來與倍除琳宮時復煥塵霞陪游北日春風裏

勝境由來羽士家未署乾隆辛巳如月隨王父宿石門恭紀一絕瑤華主人題

毅案瑤華道人名弘許固山貝子其父誠恪親王 聖祖第二十四子也乾隆

卅八年薨辛巳為廿六年是詩蓋弘許隨誠王謁 陵過此而作故不稱道人

而稱主人也其畫工山水天潢中推第一浦沂山水今亦天潢第一也載
澤故能詩見賞醇賢親王然於瑤華無和和者浦沂寶熙者齡及毅也毅有
句云道翁猶識王孫貴知是承平百姓家載澤儻然曰此謂瑤華耳毅曰不然
愚意蓋象公等言之次日寶熙欲放杜市橋陵昭陵諸詩為東陵詩浦伺言
吾輩似不便作詩毅盛贊其是而寶熙面赤毅旋曰公太祖子孫固不在斯
例也乃為釋然然即此可知寶熙之多天良也石門西有一水無舟無橋俗呼
淋河一統志作黎河淋黎雙聲字也水經鮑邱水注云渾水又東南逕石門峽
地望適合毅謂黎即渾聲之轉矣自石門至此泥垢盈毅過水乃滌蕩淨盡亦
艱險中一快意事也 昨喜介弟至家書拊寒褐告言谿漲與衝波僅乃脫謂蛟起盤山

東注勢若決勁騎與饋丁一朝化鼉鼈戒程幸我遲不然遘斯孽初聞膽氣碎

轉思意殊豁來本不斬生豈憚為異物所慙人臣僕奇恨莫能雪郡王銜具勒

親王之弟也上懸念裕陵積水七月十五日諭遣載濤駒詢行抵三河
阻雨屏當行李乘驟車而前十八日至段家嶺遇雨電驟至盤山溪水大下且

及胸矣避往高邱水又及之乃棄車乘驢於廿一日午始得相見於石門廟中蓋是晨彼已謁陵折回追及吾輩也坐談俄頃仍策驢而去據言道聞軍中饋車多被銜沒士馬亦有淹斃者後毅命就道衣物僅攜禪袂故於地宮頗七十老人所未曾見誠奇險也始毅奉命就道衣物僅攜禪袂故於地宮頗感物般陰溼之氣載濟至始獲家書及縣衣焉以彼躬罹水災命幾不保猶親挾書物般陰溼之氣載濟至始獲家書及縣衣焉以彼躬罹水災命幾不保猶親挾然往還不少休息可知其性耐勞而受託若恐遺忘亦可知其非無信義者設其人夙近君子豈非懿親中之美才乎一統志盤山在薊州西北二十五里聖祖屢經臨幸乾隆元年以茲山為謁陵經自茲歷村鎮十店九不設設者過之道創建行宮盤山志云一名徐無山

卽軍屯誰能強與晤里正為覓居貴不容折閱夜醒偶爬搔滿指蠶蚤血沿途

因連年兵燹多閉門者憶來時至段家嶺覓宿不得又行廿里至邦均鎮各店亦為軍隊占住往返市間數四始由商會代覓一小飯肆而隨員徐植等尚止車中也歸途以廿二日自石門發竟日馳泥濶中廿餘里達馬伸橋由司員和琦託其地團總覓得一已歇飯肆宿焉索值殊昂貴廿三日既晡至薊州以飛

殿未得入城止城東高家店蚊蟲
極盛殺有幃未設終夜爲不寐

求安人情常念之增慘沮桃花故

行宮

淪落在蓬華吾儕本工人失所詎云屈雖無多嘉肴差堪慰饑渴 至尊何減

膳違忍厭粗糲

薊州志桃花寺在州東十八里桃花山上山有桃花開時獨先故名東接皇陵五十里爲巒輿必經之路乾隆十八年建

不云多桃蓋光宣間風景已異於乾隆時矣毅嘗聞嘉慶十三年慶郡王未晉

親王時因謁 陵私游桃花寺 行宮託言尋茶因欲瞻仰 御筆旋自求治

罪奉 諭永臻 素耽游玩舉朝皆知既至桃花寺朕料其必私 進行宮游玩伊

於作詩寫字並不留心豈真欲瞻仰御筆實屬遁辭若云口渴尋茶則山下村

店竟飲之處甚多何用上山尋至廟內明係欲進行宮游覽耳永臻前爲皇子

時原應在阿哥所住宿此時既已分府名位懸殊行宮禁地何得肆意游觀從

前果郡王永臻因私至昆明湖游玩獲谷永璘事同一轍自當加以懲戒所有

伊自請治罪之處著交儀親王成親王議處具奏並著通諭王公等嗣後凡遇
派往祭陵均不准擅入行宮致干咎戾當日綱紀何其肅也乃昨聞溥忻云

此夜行宮近日傳聞有人以銀幣四百購去而杜孝穆呈文則有白潤行宮
 一夜將全部木料運去之說是皆可傷者董恂筆記稱擣導冊言薊州西四十
 里為白潤莊建行宮乾隆中建也是役途中食宿索值俱貴而馬仲橋發餼
 尤惡因念上自六月十八日下諭變服減膳至善後辦竣日止而辦善後
 諸臣至今尚在途則當年翠華臨流惠徧農末累朝蠲賦恩億萬賴全
 玉食何日始得甘耶

活運衰俗亦薄生計仗攘竊祇自救困窮不解酬 贍郵行矣吾更西去此羣

盜窟 康熙十七年 論遵化所屬有附近湯泉之婁子山袁格莊啓新莊石家
 莊梁家莊供辦 衛役其一年地丁錢糧俱令蠲免鮎魚關城內外居民七

十一家免其一年正供外仍每戶賜銀二兩六錢乾隆卅三年 諭適者恭奉
 衛遵化為陵寢經由之路 諭免明年額賦乾隆卅三年 諭適者恭奉

皇太后安輿展謁 雨陵前已降旨蠲免所過地方十分之三茲輝途所至小
 民扶老攜幼歡迎愛戴之忱時切朕心深為嘉悅著加恩將經過州縣及天津
 府屬所有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未完尾欠地糧銀共五萬一千八百餘
 兩年糧項下本色穀豆共五千九百餘石又節年因災借穀共十二萬六千一

百餘石普行錫免五十二年調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嘉慶朝後
 四年至廿五年中間惟十六年及廿三年未親謁陵其餘每歲謁
 必十四年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其四年六年兩次五年全免七年十年
 廿十七年皆免十分之三廿四年雖未親行亦照免咸豐二年同治十二年光
 緒十六年廿八年皆免十分之三自優待經費積欠歷年致守陵員司薪俸
 不繼其不肖者遂上下勾結至盜賣金銀祭器軍匪見之因生覬覦之心其路
 謂侵犯地宮爲員司銷通者則軍匪自爲減輕罪名計故造蜚語非實情也路
脩每多阻小順必大拂路驛赴敵兵前遮苦相逼飛輓生碾渴致予屢顛蹶
 當歛葬裕陵汲水垂盡時術陵營長王占元云將他調占元者閩錫山都也此
 白崇禧軍之兵車鑲車鑲車近所謂給養車也雨後道溼又輻重縱橫以輓之
 遂無軌轍可循故汽車多爲損折有時震盪極烈致將坐筮高拋殺與者齡竟
 至兩首相撞
燕齊舊戰域久隨洵洳汨胡爲嗜殺者方詔張士卒
 過段家嶺
 亦可晒也
 過洵河草

橋廿四日也嶺東屬薊州嶺西屬三河草橋則三河所轄董梅筆記稱爲錯橋
謂橋下之水爲既合湖水後之泊河也竹書紀年齊師及燕戰于泊水齊師遁
經鮑邱水注 誰非人子孫使作馬牛割誰非人父祖使受狐兔扣途中多佳

景到眼成艱躑躅復躑躅味爽忽已陔坡陀乍起伏冥行惴其慄險若懸度

棧深況馬夜睛生爲水鄉人始怯平野溢廿四日宿夏店未至廿里已暝車燈

上路殊狹而傍有積水殊深其險甚矣若論云此真可謂鮑邱雙河梁來跡

已恍惚一梁早中斷扶輪就船筏一梁猶技撐危響振瑟率者論日記七月初四日至通州進西

出北渡潮白二河箭簾河寶熙日記亦云渡潮白二河箭簾河旋涂去箭簾河
三字蓋此條實記原錄者文以是日於此處僅渡兩河因疑潮白外不得復有
箭簾遂刪之耳其實者氏所云潮白二河指潮白合流處而言卽謂東浮橋下
之河而箭簾河在潮白河東自赴陵言之則先渡潮白後渡箭簾自回京言

河之則先渡箭驛後渡潮白河下又云過箭驛河上有草橋橋下潮白河自注云潮河白
記而異恐滋疑誤故辨正之河隸通州初四日毅偕同人渡兩河均有草橋廿
五日歸再過此則箭驛河橋已拆遂以舟渡一統志云潮河即古鮑邱水安瀾
志亦云潮河古鮑邱水也又云窩頭河一名窩沱河又
名蒼頭河亦曰渠水俗名箭桿河即古鮑邱水故道

幸賦畢回望二百里如夢不可詰 過河抵通州四十里至京則路較已東坦平矣 既歸關仍譏吾惜

好城闕大道故坦蕩何意爲壘闕 先是有出朝陽門稽察嚴而久歸亦如之同有行有筐攜黎者亦索稅四角以啖盡而罷

明十三陵封蠶至今屹斯仁若可廢安用良史筆 順治元年以禮葬明崇禎帝后及妃袁氏兩公主並天啓

后張氏萬歷妃劉氏仍遙陵墓如制先是設看守明十三陵每陵及夫照役二十四名田二十二頃至是定制除萬歷陵不設外其十二陵各設太監及夫照役二十四名

仍命戶部量給歲時祭品二年設守明太祖陵太監人丁祀田二百畝三年昌平民王科等盜發明帝陵伏誅八年諭禮部元年定守明朝諸帝陵寢並祭

典因神宗與我朝有嫌故裁之朕思前朝帝王陵寢理宜防護况我朝凡事俱從寬厚今神宗陵著照明十二陵例以時致祭仍設太監陵戶看守十六年命內大臣索尼祭崇禎帝復遣官祭明成祖以下陵諭工部前代陵寢神靈所接理應嚴為防護朕巡幸畿輔道經昌平見明代諸陵殿宇牆垣頽圯已甚近陵樹木多被砍伐向來守護未周殊不合理爾部即將殘毀諸處盡行修葺爾存樹木永禁樵采添設陵戶令其小心看守責令昌平道官不時嚴加巡察爾部仍酌量每年或一次或二次差官察閱勿致疏虞高宗大修明十三陵詔言雖費百萬不斬同治初收復江寧亦詔修明太祖陵 推之

極藩墳禁衛周以悉煌煌 聖祖語包孕何宏達固無期報心足以愧後哲坎

珂甯待論德在天地關 康熙廿二年刑部題發掘故明廢藩墓盜案上諭大

墓何得與平人一例凡歷朝俱應稱某代必稱故明深覺未當以後奏章凡故
明廢藩字樣應悉除之其盜發墳墓與撥人看守之處九卿詹事科道議奏

東陵道終

~~Handwritten scribble~~

30